

#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 雾都孤儿 (中)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雾都孤儿(中)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 / 张兴主编. — 喀什 :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2006

ISBN 7-5373-1405-5

I . 非... II . 张... III . 文学 - 作品 - 世界 - 青少年读物 IV .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1920 号

## 非常经典

雾都孤儿(中)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 2000 字数: 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 5160.00 元 (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小说家。他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 14 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 works 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 和描写

1789 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 19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赞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小说家”。

# 目 录

第二十章 .....	1
第二十一章 .....	18
第二十二章 .....	31
第二十三章 .....	47
第二十四章 .....	64
第二十五章 .....	76
第二十六章 .....	90
第二十七章 .....	114
第二十八章 .....	129
第二十九章 .....	149
第三十章 .....	157
第三十一章 .....	171
第三十二章 .....	193
第三十三章 .....	211
第三十四章 .....	228

第三十五章.....	248
第三十六章.....	264
第三十七章.....	270
第三十八章.....	291



雾都孤儿(中)

## 第二十章

叙述奥立弗是如何被托付给威廉·赛克斯先生的。

早晨，奥立弗醒了，发现自己那双旧鞋不翼而飞，床边放着一双鞋底厚厚实实的新鞋，他不禁吓了一大跳。刚开始他还很高兴，以为这是自己即将获得自由的预兆。他坐下来，跟费金一起吃早饭时，这些想法就顿时化为了泡影，老头儿说话时的口气和脸色更增添了他的恐慌，他告诉奥立弗，当天夜里要送他到比尔·赛克斯那里去。

“就——就——留在那儿了，先生？”奥立弗急不可待地问。

“不，不，亲爱的，不是让你留在那儿，”老犹太答道，“我们舍不得你。奥立弗，别害怕，你还要回我们这儿来



的。哈哈哈！我们可不会那样狠心，把你打发走，亲爱的。喔，不，不会的。”

这工夫，老头儿正躬着腰在火上烤面包，他一边这么逗弄奥立弗，一边回头看了看，格格地笑了起来，似乎表示他心中有数，只要有法子，奥立弗还是巴不得溜之大吉。

“我寻思，”老犹太说话时一双眼睛盯在奥立弗身上，“你很想知道上比尔那里干什么去——啊，宝贝儿？”

一见老贼对自己的想法了如指掌，奥立弗不由得红了脸，但还是大着胆子说，是的，他的确很想知道。

“你想看，去干什么？”费金反过来问他。

“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奥立弗回答。

“呸。”费金唾了一口，对着孩子的面孔细细察看了一番，带着一副沮丧的神情转过身去。“那，等比尔告诉你吧。”



看得出来，奥立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示出更浓厚的好奇心，老犹太显然大为恼火。然而事实上，尽管奥立弗心急如焚，却被费金眉宇间那股掩藏不住的奸诈以及自己的种种猜测搅得六神无主，也顾不上继续问长问短。他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老犹太直到天黑都是在作出门的准备，老是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你可以把蜡烛点上了，”老头儿说着，把一枝蜡烛放在桌上，“这儿有本书，你看看吧，等他们来接你。祝你晚安。”

“晚安。”奥立弗轻声答道。

老犹太朝门口走去，边走边扭过头来打量这孩子。他突然停下来，叫了一声奥立弗的名字。

奥立弗抬起头，看见费金用手指了指蜡烛，意思是要他点上。奥立弗照办了。他把烛台放到桌上，发现费金依旧站在房间对面的暗处，眉头紧锁，目不转睛地望着



自己。

“当心一点，奥立弗。当心。”老头儿挥了挥右手，像是在警告他。“他是个鲁莽家伙，发起性子来连命都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句话也别说，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留神些。”费金重重地吐出最后一句话，绷紧的面部表情逐渐化为一种狞笑，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

老头儿走了，奥立弗用手支着脑袋，怀着一颗颤动的心，反复推敲着刚听到的一席话。对于老犹太的一番告诫，他越琢磨越猜不透其中的真实目的和含意，想不出派自己到赛克斯那儿去会有什么罪恶目的，而这个目的又是跟费金待在一起所无法达到的。他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认定自己是被选去替那个强盗打打杂，等物色到另外一个更为合适的小孩再说。小奥立弗早就逆来顺受惯了，待在这里也吃尽了苦头，面对瞬息万变的前景，他就是想哭也哭不出来。他怅然若失，想了一会儿，重重地叹



叹了口气，剔掉烛花，拿起老犹太留给他的那本书，读了起来。

他翻了几页，刚开始还漫不经心，突然，眼前一亮，其中的一节将他吸引住了，不多一会儿他就沉浸在这本书里了。这本书记录了一帮大名鼎鼎的罪犯的生活经历和审判过程，书页已经翻得污秽不堪，盖满指头的印迹。他在书中读到了足以使人四肢冰凉的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发生在僻静路边的神秘凶杀，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埋进了深坑，或者丢在井里，尽管这些坑和井很深，却还是瞒不过去，事隔多年到底还是给抖落出来，凶手见状一个个变得疯疯癫癫，惊恐之下只好从实招来，大声要求上绞刑架，以了结自己的痛苦。还有这儿，他读到有人深更半夜好端端地躺在床上，却禁不住自己的种种邪念引诱（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干出些个血腥的凶杀案，让人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四肢瘫软。这些吓人的描述是那样真



实可靠，栩栩如生，仿佛一页页泛黄的纸张都叫血痕染红了，书上的话回荡在他的耳边，就好像那是死者的灵魂正在喃喃絮语低声诉说似的。

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奥立弗把书合上，扔到一边，然后双膝跪下，祈求上苍别让自己作这份孽，哪怕叫他立刻倒地身死，也别让他活着去于这些令人发指的弥天大罪。他渐渐平静下来，声音低弱而又断断续续，恳求上帝将自己从眼前的危难中解救出来，一个苦命的孤儿，从没有体验过朋友之爱或骨肉亲情，现在他孤苦伶仃，走投无路，处于邪恶与罪孽的包围之中，如果有什么援助是为这样的孩子发起的，这种援助也该到来了。

他做完祷告，却依然用双手捂住脸，这时一阵悉悉窣窣的声音惊动了他。

“什么东西！”他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一眼看见门边站着一个人影。“谁在那儿？”



“我，我啊。”一个颤悠悠的嗓音回答说。

奥立弗把蜡烛举过头顶，朝门口看去。原来是南希。

“把蜡烛放下来，”南希姑娘把头扭到一边说，“我眼睛都被照花了。”

奥立弗见她脸色发青，便轻轻地问她是不是病了，这姑娘背朝奥立弗，瘫倒在一张椅子上，使劲地绞着双手，没有回答。

“主啊，饶恕我吧。”稍停，她叫了起来，“我压根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

“出什么事了？”奥立弗问道。“我能不能帮上忙？只要我有法子，一定给你帮忙。一定，真的。”

南希在椅子上摇来摇去，她卡住自己的喉咙，发出一阵喀喀的声音，喘得透不过气来。

“南希！”奥立弗大声喊道，“怎么了你？”

姑娘一双手拍打着膝盖，两脚在地上直跺。她忽然



又停住了，紧紧地裹上围巾，打起寒战来。

奥立弗将炉火拨大了一些。她把椅子拖到炉边，坐下，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末了，她抬起头来，看了看身后。

“我真不知道有时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说，一边装出尽顾着整理衣服的样子，“八成是这间又潮又脏的屋子。喂，诺利，亲爱的，准备好了没有？”

“我跟你一块儿去吗？”奥立弗问。

“对，我刚从比尔那里来，我们俩一块儿去。”

“去干什么？”奥立弗往后一退，说道。

“去干什么？”南希应声说道，眼睛朝上翻了翻，她的目光刚一接触孩子的眼睛，便又转向一边。“噢。不是去干坏事。”

“我不信。”奥立弗紧盯着她说。

“随你怎么想，”姑娘强打起笑脸，答道，“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